

德國文學 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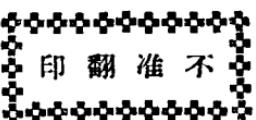
李
金
髮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德國文學 A B C (全二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發行所
暨上海各四馬路
世界書局
著者李金髮
發行者世界書局
出版社 ABC叢書社
印 刷 者



發

行

所

暨上海各四馬路

世

界

書

局

序

這本小冊子，如其說是德國文學A.B.C.，倒不如說德國文學選譯更為恰當罷。

這書是用了時代來區分作家的。自中古時期起一直到現代止，德國歷代的比較更重要的大作家底作品大約都有選及。我們知道在德國文學史裏面，有與他國文學史最不相同而且極奇特的事，就是各個時代的文學，差不多以戲劇——尤以悲劇——代表了全部的文學，雖然詩歌亦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這并不是過火的話，我們看古典派文學初期重要的有萊辛，在黃金時代有歌德及西拉，浪漫主義時代有克萊斯特，自然主義時代有海培爾，徹底的自然主義時代有蘇特曼，和由自然主義轉入象徵主義的好卜特曼，我們看了這些舉例，就會確切明白德國文學特殊發展的地方了，亦是為什麼這書多選了戲劇的緣故。

德國文學史上的作家，當然不止如這小冊子所舉的，在文藝復興時代尚有路得 Luther (1483—1546)、十八世紀有威蘭 Wieland (1733—1813)、赫打 Herder (1744—1803)、布加 Burger (1747—1794)、十九世紀有何爾特霍 derlin (1770—1843)、袁納保羅 Tean Paul (1763—1825)；詩人有加米梭 Chamisso (1781—1838)、列臘 Lenau (1802—1850)、克那 Kerner (1786—1862)、摩力克 Morike (1804—1875)、弗賴利克拉特 Freiligrath (1810—1876)。而作家有克利盧拍茲 Geillbarzer (1791—1872)、安則克魯把 Anzengruber (1791—1872)；小說家有托魯斯特胡盧士阿夫 A. V. Drose—Hulshoff (1797—1848)、施易 O. Ludwig (1813—1865)、弗賴打 Freitag (1816—1895)、佛蘭梭亞 L. V. Franois (1817—1893)、史托姆 Storm (1817—1888)、克拉 Keller (1819—1890)、麥耶 Meyer (1825—1898)、芳頓 Fontaine (1819—1898)。現代作家、詩人如里黑安克倫 Liliencron (1844—)、劇作家如史尼刺拉 Schnitzler (1862—)、愷舍

(G.Kaiser 1878—) • 托拉 (E. Toller 1893—) 小說家如佛蘭生 (Fréssen 1863—) ; 詩人如喬治 (C. George 1868—) • 李盧克 (Rilke 1875—) 等，俱是極其重要的作家。一個比較更完備的德國文學選譯是應該具有這些作家的作品的。可惜本書已名A.B.C.，而且篇幅亦限着，所以只好付之缺如了。這是何等抱憾的事！

譯者手頭參考書極為缺少，尤其是德文書籍，這因為譯者的書籍仍放在廣州的緣故。所以有些地方，有時是無法對照的。如有錯處，希望識者指正，譯者自己亦將在再版時所有不妥處加以改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好機會的話。

最後，本書原是金髮擔任的，但因中途事忙，改請似奇擔任了。從最初起至克臘斯托克是金髮選譯的，以下為似奇所選譯。合併聲明。

李金髮黃似奇一七二八，七月於上海

目 次

第一章 中古時期	一
一 尼北瞻景歌	一
西佛力之死	一
二 瓦爾塔	一
1. 美麗與嬌愛	八
2. 往昔與現在	九
第二章 文藝復興時代	九
一 十六世紀之民歌	九
1. 講海捨	一
2. 你防備些	一四
3. 空虛的期望	一五

4. 聖乍克的香客 一五

二 舍時 一七

學生使鬼顯身 一八

第三章 十七世紀 二五

克林海爾葛省 二五

三十年戰爭時之兵卒與鄉人 二六

第四章 十八世紀 三一

古典文學 三一

一 克騰斯托克 三一

耶蘇的廢終 三一

二 蒸辛 三四

詩人與批評 三五

三 歌德 四〇

一 安特德	七二
A 十九世紀詩歌	七一
I 愛國詩歌	七一
第五章 十九世紀	七一
4. 德姆特利阿利	六一
3. 十九世紀的開始	六〇
2. 大地之分給	五八
1. 理想	五六
四 西拉	五三
4. 青年維特之煩惱	四八
3. 杜蓮之王	四七
2. 詩人	四六
1. 歐連之王	四四

祖國之歌

七二

二 寂那

七四

唉民效

七五

II 抒情詩歌

七七

一 海納

七八

1. 我再夢見了老舊的溫夢

七八

2. 我的心

七八

3. 龍奈的沙石奔投入海

七九

III 施華朋派詩人

八〇

一 烏闌

八〇

埃登夏列的幸福

八一

B 十九世紀的戲劇

八三

一 克萊斯特

八三

漢堡公子 八四

一 海培爾 八九

亞尼斯北臘亞 九〇

C 十九世紀的小說 100

一 海斯 100

奇童之母 100

第六章 現代 103

一 蘇特曼 103

弗力逞 104

二 好卜特曼 111

織工 111

德國文學ABC

第一章 中古時期

一 尼北隴景歌(Nibelungenlied)——十三世紀——

尼北隴景歌，是德國文學的起源，是盡人皆知的。裏面有時很粗率的表現出德意志民族傳說中的神怪人物侏儒富人等。當時日耳曼民族，盡力抵抗外來的侵患，如蒙古人等血戰經年。這等印象成了這歌中的描寫英雄的原素。但描寫西佛力(Siegfried)時，則顯出神話式的人生。

西佛力之死

大膽的戰士前來向克林米爾特辭別，他帶好自己打獵的武具及同伴的，他們就要過來因河去。克林米爾特覺得沒有比此更大的悲哀。

他向他妻子嘴上一吻：「上帝將許我再回來見你康健安寧麼？你眼睛亦可

以同樣的看見我麼？你可以在可愛的家庭中消遣，至於我，是無法安居的。」

她以是復回憶到——但懼怯地去記憶他——她對赫根說過的語言；高貴的女皇遂懊悔從未有過生活的享受。以是這個有傾城之貌的婦人，便潛然下淚了。

她對戰士說：『且停止你的出獵，昨夜我作了一個惡夢：兩條野猪追趕着你，在山花之中花也變了紅色。我之痛哭不是無因的，我恐怖着以爲一定有些人爲着讐怨而侵患你，且留在這裏呀，大人。這是我的情緒驅使我來忠告你。』

——親愛的妻子，我幾日就會歸來。在這裏我自信沒有人與我有釁。你的家庭寧靜，無使我遠慮。現在一切戰士都在此，我不再等候什麼。

——不，西佛力大人，我真是怕走掉了你。我昨夜作了一個惡夢：『兩個大山直打在你身上，我以是就不再看見你。如你一定離開我，我的哀感是無窮

的。」

他緊抱她在胸際，以香吻去撫慰這個貞婦之身。對她說了再會之後，遂迅速地走開。她永久不見他生還了。



泉水是無限清涼可口，干討俯首就飲，然後起來，大膽的西佛力同樣的去飲。

但他的鞠躬是不利的。原來赫根挾弓與劍從遠處跑來，並提着鐵錘，正找尋戰士衣上的記號。

至於西佛力大人呢，是正在俯身飲泉，他向十字架掛處刺去，登時血花四濺，並污及赫根的短衣。戰士從未受過此種不光明的舉動。

他把劍留插在他心際，赫根從未在任何人之前逃遁得如此之快的。當強壯的西佛力覺到自己之重傷，從泉邊忿怒而瘋狂似的跳出，劍的長柄還插在他肩

際，英雄以爲可找到弓或劍，但赫根已捷足先得了。

傷者未找到他的劍，只能從泉邊取了楯直追赫根，干討王之大臣終於無法逃生。

他盡力的給了他幾處致命傷，但不久砂石亂飛，使他的楯亦坯碎了。他就這樣的復了仇。

赫根受傷之後，不能起立，地面亦發見打擊時的聲響。如西佛力有劍在手，則赫根是必死的。他因傷勢憤怒，終於爲痛所降服。

他面色蒼白了，亦不能起立了，身驅的偉力已遠離了他，死的症候已可在他顏容上看出。他從此遂爲美婦們所痛悼的人。

克林米爾特的丈夫倒臥在花中間，可以看見傷口疾流之血。他開始詛咒——痛苦強迫了他——那不明光地殺死他的人。

卜爾岡王亦嘆息他的死，重傷的戰士說：「毫無道理的，這個犯悲哀之過

的人，他可享受世間最兇惡的詛咒，還是不犯此惡爲好。」

兇暴的赫根說：「我不解何以你發怨言。現在什麼都完了，我們的隱憂，我們的痛苦，現在再無人敢來侵患我們了。我自己慶幸銷滅了此戰士。」

於是垂死的英雄說：「高貴的帝皇，你可以將我的誠信給世上的某一人麼？請任我信托我的妻子於你慈祥之下，

容我享受她是你姊姊的榮衡，用你正直的品行之誠信去扶助她。至於我呢，有我父及一概戰士永遠紀念着我。願以此煩擾愛友。」

他力竭聲嘶了，在這痛苦之下，他用破音說：「你將從此深悔此殘殺，且相信真實的正義所說：你狙擊了自己了。」

他的四週鮮花，全浸在血泊中。他極力抵抗死，但不能有長久的抵抗，因爲死的症候來得太深了，歡欣而勇武之戰士亦是要死的。

當那些大人們看見這英雄死了，他們把他仰陳在有金紅色的橋上，然後設

但有很多人說：「事情是可笑的。你們應該假飾而確認到：克林米爾特的丈夫，是一個人行獵中途爲強盜所暗算，當他經過長林的時候。」突羅尼野的赫根說：「我把屍首帶到他故鄉去，詳情如何，我可不管，會把勃倫那希爾特(Brunehilde)之心寄藏着的她，我以為不見得這事使她傷心。」

＊

當喪禮完結歌唱停止之後，在人羣中許多是痛不欲生的，以是囑咐擡夫移棺到其墓邊，那裏可以聽見痛哭與咒罵。

人們噪喧地伴着棺前行。無論男女沒有一個是快意的。把他入土之後，大家齊頌祈禱一遍。啊！多少良善的牧師參與這喪禮！

當西佛力的妻子想行近他的墓地時，她感到無涯的悲痛，他們灑些水在她身上，她的痛苦是偉大的。

當她起來之後，是很華彩的。無數的婦人在那裏扶助她且嗚咽着。女皇說：「啊，西佛力的臣僕，你的情愛，應該使我沾益！」

『在如許悲痛之後，應有一小快慰：容許我再瞻仰一次他美麗的頭。』

她祈禱許久，聲音如此其悽愴，像要使棺木破裂。

人們引帶女皇到死者休息之處，她一雙白皙之手，扶起那高貴騎士之頭，吻，以是她燦耀之眼血淚潛然。

分離是可怕的，人們把她分開但她不會步履了，只見他不省人事，她輕盈之軀幾為傷感而亡。

當這個大人殮藏之候，那一羣同他從尼北隨來同來的戰士悉悽然下淚。在西格門特地方恐再難看見快慰之人了。

克林米爾特是在一日一夜之內失了知覺，直到翌日始醒。無論對她說什麼，她亦不聽見。西格門特之王亦有同一的悲痛。(Nibelungenlied—Simrock出